



高麗史

列傳

六十參

特  
2809  
63



明伊6  
2809  
63



別錄

9

列傳卷第十八

高麗史一百五

三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進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七三

柳璥

陞

璥

曼殊

柳璥字天年一字藏之政堂文學公權之孫高宗朝登第累遷至國子大司成璥久在政房與俞千遇俱為崔沆所厚蒙兵之侵沆欲徙三陟山城郡人不欲遺璥銀瓶三十請勿徙璥却不受乃遺千遇千遇受之言於沆得

高麗史一百五

三三

六行分トル

不徙璫謂沆曰三陟之徙實關利害郡人安  
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不敢受今而不徙何  
也沆以千兩賣已追所賂流海島以故千兩  
與璫有隙沆子誼累世用事擅威福時又連  
歲凶荒餓殍相枕誼不發倉賑貸由是大失  
人心璫遂與金俊等謀誅誼一日俊等詣璫  
議璫不敢顯言令家人進杏子一椀俊等拜  
曰已諭蓋杏與幸聲相近也是日誅誼歸政  
王室王謂璫曰卿等爲寡人立非常之功潛

然泣下即拜樞密院右副承宣俄遷知奏事  
左右衛上將軍璫以近來爲知奏者率皆權  
臣又恐寵祿盛滿力辭唯以上將軍仍右副  
承宣賜推誠衛社功臣號又賜米二百石彩  
段百匹甲第土田後因宰樞奏爵其子六品  
給田一百結奴婢各十五口陞其鄉儒州監  
務爲文化縣令璫既誅誼奏置政房于便殿  
側掌銓注凡國家機務皆決焉俊弟承俊自  
以爲功高秩卑心常怏怏璫聞之謂承俊曰

以公之功雖一日九遷可也然循資除授國家常典公以隊正越四等授中郎將不可謂不超遷也承俊益銜之俊每入闕必謁璪直廬承俊獨不爾璪與俊戲云承俊郎將何樣在璪多置甲第權勢日熾門庭如市承俊林衍等諸功臣忌之譖于俊諷王王欲奪其權罷璪承宣除簽書樞密院事因璪所善將軍禹得圭梁和指諭金得龍郎將慶元祿璪謂俊曰公始與璪同心舉義復政王室親如骨

肉善譖者不能閒豈圖今日反如是耶俊愧謝承俊林衍等不言而退遂殺得圭和得龍流元祿于遠島元宗三年命圖形壁上明年守太傅叅知政事太子太保進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衍誅俊號衛社璪與大司成金瑛禮部侍郎朱悅將軍金珽素友善數相過一日璪謂瑛等曰頃我以妻服久不視事間有衛社者今見其人皆群小也又論古史言及當世宦寺之弊宦官金鏡聞而

南齊書卷之五  
三  
銜之訴于王王曰此人向誅崔瑄欲執權柄  
爲俊等所排志不之遂昨日曲宴宰相皆樂  
獨璠不悅我親酌以勸竟不樂以是知其有  
二心右垣切責曰汝交結柳璠憑聖史好論  
國事史傳所載豈可盡信子欲罪之第以汝  
掌辭命特宥之信勿復爾流璠于黑山島籍  
其家璠子行首陞及瑛悅並流海島璠素富  
嘗徙宅輸財車馬連亘旬日而止及誅瑄頗  
有權勢富倍於前時稱三韓巨富至籍家產

珍寶器玩穀帛不可勝計璠被執赤身不費  
一物家人以紅羅襖裹一衣追與之璠取衣  
還襖曰女子無所衣食可鬻此以生陞先行  
至金剛院遲之璠至臨分携手泣曰父子之  
恩未盡當復相見人稱璠之敗富所招也未  
幾行釋璠還未至京復流他島三別抄之亂  
璠在江華挈家舟還古京没于賊璠載妻子  
于小舸財寶于大舸與賊共處久之璠佯嘔  
若中熱請就涼小舸賊許之璠斷纜而去賊

追不及王聞璫陷賊恐以爲謀主璫徒步謁  
王王大喜厚獎復拜平章事判兵部事螺匠  
木同認良民爲隸賣與達魯花赤宰樞請治  
其罪王不聽璫與政堂文學俞千遇牒有司  
免隸爲民達魯花赤憾而告王王亦怒其擅  
斷罷璫流千遇後千遇母訴於達魯花赤曰  
吾子與柳璫同罪獨吾子配島請免之達魯  
花赤怒流璫于哀島尋召還忠烈二年拜僉  
議侍郎贊成事監修國史判版圖司事先是

璫以平章罷元傳繼爲贊成而判軍簿修國  
史至是璫以判版圖復相位在傳下傳曰吾  
於柳猶門生安敢居上璫曰判軍簿爲二宰  
判版圖爲三宰其來尚矣相讓久之王以問  
許珙對曰璫之言舊制傳之言私恩也後進  
讓先進禮也若加璫監修國史躋於傳上亦  
人望也從之有投匿名書於達魯花赤石抹  
天衢館曰貞和宮主失寵使女巫呪詛公主  
又齊安公淑中贊金方慶及李昌慶李汾禧

朴恒李汾成等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江華  
公主囚貞和宮主天衢亦囚淑方慶等乃召  
宰相雜問之天衢忽言曰春期已近諸君宜  
賦迎春詩金垆但唯唯璫慨然曰王妃與首  
相俱在縲絏此豈嘯詠時乎天衢慚赧天衢  
又諷公主親鞫諸囚公主將從之璫與諸宰  
相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曰近世權臣執國命  
若有告人以罪不問虛實輕重即加誅戮如  
刈草菅人懷戰慄莫保朝夕皇天眷佑蕩除

此輩使公主來莅東方臣等以為無復前日  
之禍今乃有此事所得匿名書臣請辨之我  
國人物衰耗官軍屯於四面誰敢逃竄無名  
之書何足取信若信而罪之我一二臣明日  
亦恐不免誰敢竭力以供王事貞和宮主呪  
詛事亦易辨也自公主釐降國人按堵悉感  
帝德淪入骨髓彼若以私憾呪詛神而有靈  
背德之禍必反乎身璫自始語涕泗交下言  
甚切至左右莫不潸然公主感悟皆釋之獨

留貞和宰相議請釋畏公主皆默然璪遽起  
入內力請乃釋王遣內人謝璪甚勤又有韋  
得儒盧進義者誣告方慶等謀叛元帥忻都  
白王及公主請拷掠方慶王將許之璪進曰  
臣生長邊鄙未知上國之制其在本國之法  
先囚告者次繫被告者白王然後鞫問所告  
實則賞虛則反坐今不因告者便欲拷掠被  
告者於理如何忻都默然語在方慶傳四年  
判典理司事時王在元公主召宰相令卜曰

作宮室伍允孚曰今年興土功不利人主臣  
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答之璪曰臣領造成  
都監事豈不欲速成以順聖意今日官云寧  
斫頭不敢卜日此無他愛君以誠不顧其身  
耳臣待罪宰相聞不利於上忍爲之耶請備  
材瓦待大駕還作之未晚公主默然而止是  
年上章乞退以匡靖大夫僉議中贊修文殿  
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將軍判典理司事世子  
師致仕自是凡有內宴王必命召八年僧洪



坦以私憾告璪及上將軍韓希愈將軍梁公  
勣林庇等有異謀下巡馬所鞠之璪以老病  
不逮坦坐誣流海島十五年卒年七十九謚  
文正璪体肥短人望之儼然天資明敏器度  
雄深能斷大事善接人言笑欵洽有藻鑑元  
傳許珙皆其薦也嘗領史館撰神熙康高四  
朝實錄一掌國子監試三典禮闈論文章先  
體制而後工拙所得皆知名士李尊庇安珣  
安戩李混皆璪門生與俞千遇同掌試千遇

喜自用程文有微疵必欲擯之璪不與較及  
榜出皆老於場屋者然少至達官璪初掌試  
坐主平章事任景肅解所帶烏犀紅鞞與之  
曰公之門下有如公者可傳之及尊庇掌試  
欲傳之則已失於林衍之亂買之市即其帶  
也士林傳爲異事子陞

陞字希元官至僉議叅理容止可觀久在閤  
門時禮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詳後人遵用之  
事親孝居官匪懈不好飲酒嬉戲於聲色貨

利淡如也善彈丸必命中嘗與客坐遙見汲婦戴盆曰中人則傷中器則破要令丸墮盆中耳彈發果然忠烈三十四年卒年五十一謚貞慎子仁明仁全仁和仁琦仁明中門使仁琦文化君仁和後改墩中第歷代言大司憲出鎮合浦苛酷少恩民甚苦之忠宣元年以僉議贊成始寧君卒謚章敬子總右副代言總子曼殊

曼殊恭愍朝補寶馬陪行首拜將軍累轉典

法判書辛禰時爲密直副使楊伯淵獄起辭連曼殊杖配合浦戍卒後以同知密直事出爲慶尚道元帥又從我

太祖回軍有功遷知門下府事諫官許應等上疏曰曼殊由門蔭致位宰相而不孝於母人皆賤之又強姦少尹崔秀瞻處女又廉興邦嘗奪人平州田及被誅還爲其主所有曼殊公然奪占使其主痛哭舍寃請令推鞠以礪風俗近憲司上疏以爲宰相須用變理陰

陽正已以正百官威加敵國者不爾不許入  
兩府未知曼殊有一於此乎自今新拜兩府  
者令應教別爲一批錄其功德使士大夫皆  
知其拜相之由辛昌只罷其職時人恨之倭  
二十艘來寇海州昌遣我

恭靖王及曼殊禦之賜弓矢禍之移江陵也  
曼殊與尹虎等押行恭讓即位策爲功臣拜  
門下評理商議又錄回軍功賜田及錄券遂  
兼鷹揚軍上護軍曼殊嘗爲巡軍萬戶鞫密

直使李恬不敬之罪恬謂曼殊曰爾位至宰  
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省再論之何鞫我爲  
曼殊慚赧既而憲司又劾曼殊不侍母奉養  
又奪諸弟田民請治其罪不聽憲司再論只  
削鷹揚軍上護軍尋判開城府事遷門下贊  
成事鄭夢周既誅曼殊以

太祖麾下率二百七十餘人上疏請籍夢周  
家產并治其黨從之憲司又言臺諫屢疏曼  
殊罪上不問寵遇日隆宜改心勵節猶不懲

艾驕暴日甚若置而不問無以懲惡請鞫問  
正罪王止令流外自此以後入本朝

牛字

許珙

綜

冠

錦

富

猷

猷

許珙字韞匱初名儀孔巖縣人父遂官至樞  
密副使珙幼聰敏奇偉高宗末登第承宣柳  
璈薦珙及崔寧元公植並屬內侍為政事點  
筆負時號政房三傑轉國學博士元宗初授  
閣門祗候累遷至戶部侍郎與修神熙康實  
錄十年拜右副承宣吏部侍郎知御史臺事

時林衍執國命擅威福欲以子惟茂娶珙女  
珙不聽衍逼之珙固拒衍以告王王召珙曰  
衍姦凶不可取怨卿深計之珙曰臣寧受禍  
不敢嫁女於賊臣之家王義之曰卿善處之  
珙退即嫁其女于平章事金佺之子賸衍深  
啗之及衍殺金俊文武多遇害珙適葬妻在  
陽川還至通津聞亂恐為所害欲投河而死  
既而曰死生天也遂入京衍多殺朝臣無可  
與議銓選者問左右曰許珙還否珙聞之至

衍家衍大喜迎入坐謝曰吾有事不能赴葬  
幸勿過遂委銓選珙注授得宜衍喜白玉賜  
賚甚厚衍廢王誣王以病遜位表于蒙古蒙  
古知其誣趣王入朝面陳情實王行至松站  
問從行臣僚曰至東京行省若問林衍廢立  
將何以對珙及大將軍李汾禧將軍康允紹  
等順衍意曰宜以表意對有庾超者承宣弘  
之子也嘗爲僧歸俗娶李藏用孫女隨藏用  
如元欲媚於帝因訴曰高麗承宣許珙上將

軍康允紹將軍孔愉同謀欲叛上朝帝命不  
花逮珙等與超對辨超服其誣遂杖之進簽  
書樞密院事忠烈元年改官制拜監察提憲  
珙嘗娶政堂文學尹克敏女死更媵妻弟之  
女養於家者憲司劾之至是朝臣皆以新官  
制改銜謝恩命唯珙未得謝歷判密直知僉  
議府事元世祖征日本五分遣都指揮使督  
造戰艦珙往慶尚洪子藩往全羅子藩事未  
半珙已畢還子藩服其能遷叅文學事修國

史與韓康元傳等撰古今錄拜僉議中贊十  
六年王在元珙與子藩留守王京哈丹賊將  
侵東鄙訛言賊已闌入中外洶洶子藩等議  
避于江華珙與崔有渰獨不可曰今王在京  
師豈可信訛言擅移國都子藩等會者老宰  
相議之皆曰當遷珙不能止謂堂吏文証曰  
衆論如此不可沮也吾與爾守京以待王命  
諸宰相皆曰人謂許中贊鎮定國家今其誤  
國乎珙歸家召子孫曰吾當留此若輩有不

從我者非吾子孫必處之以法未幾印侯自  
元來曰帝聞復都江華命王曰其言若實執  
首謀者以來國人聞之服珙智識明年元遣  
兵追討哈丹珙亦舉兵應之積日不下馬因  
得氣疾累月不卧至八月疾篤卒年五十九  
謚文敬王命左司議大夫金僊誄之珙性恭  
儉不事產業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  
薦處之怡然群居慎口燕處不倚坐如見大  
賓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見弃

屍自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來  
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女慙悔而返忠宣二  
年配享忠烈王廟子程評冠寵富程東州事  
評後改嵩官至檢校政丞陽川君卒謚良肅  
子宗

宗忠烈養之宮中及長尚忠宣女壽春翁主  
宗少長富貴能守禮好施忠烈朝拜守司空  
未幾罷以帝命如元留三年忠宣時守司徒  
封定安君後復如元連遭父母喪還國自是

屏居日以醫劑活人爲事忠肅在元召入朝  
時忠宣自北還燕都握宗手泣曰吾唯一女  
卿同居二十七年無閒言此寡人所以鍾情  
也因厚遺之忠肅還國加封定安府院君又  
從忠惠入元留五年忠穆元年翁主卒哀過  
溝疾卒

冠忠烈朝登第國制六品以上不許赴試雖  
拜六品不謝則聽赴舉冠授郎將四年不謝  
婦翁宋玠曰宦途多何必登第冠曰先人遺

子紙令赴試子雖屢舉不中紙尚在何敢躁  
進廢父命耶王素聞其名及放榜召至簾前  
賜犀帶仕至戶部散郎贈贊成事子伯陽川  
君伯子綱知申事綱子錦

錦字在中恭愍朝登第補校書校勘累轉禮  
儀正郎卒禍時除左常侍尋遷典理判書未  
幾免性恬靜樂觀書史不喜佛又不阿權貴  
與趙浚尹紹宗輩爲忘年友自少嬰疾不樂  
仕宦謹妃雖其姻親未嘗趨附退居田里常

傾貲劑藥凡有疾者無問尊卑輒施予所療  
活甚多禍初立錦作詩曰漢儀自合復三輔  
秦世應難至萬年誰解在房雙陸夢緬懷擊  
楫大江船十四年卒年未五十士林惜之子  
愔

富忠肅時以右代言掌舉子試取鄭乙輔等  
富不解文字唯選榜頭一人餘皆以拆名先  
後第之防禁不嚴檢閱劉世興入鑠闈第高  
下修撰鄭怡潛拆封繡殊無國試體官至選



猷  
別行

部典書嘗與掌令成乙臣言掌令朴元桂受人賂布百匹元桂訟于王王命蔡河中等鞫之富言聽於判事李仁吉仁吉云我無是言相持不服河中等奏富為妾子信順猷褚完猷從恭愍入侍元朝及即位錄功為三等累遷判閣門事嘗習八關儀猷使酒拳歐速古赤御史臺劾之猷又叱辱臺官王曰猷罪實重然今大會禮官不可闕姑令視事臺官畏勢不敢復劾紅賊之亂為兵馬使以舊怨殺

將軍崔福良王聞而惡之未幾與諸將平賊及從安祐凱還金鏞使人搗殺祐又斬金琳次及猷鏞止之流島配烽卒子瑞亦配烽卒尋召還官累密直副使策扈從收復功俱一等封陽川君時辛旽始用事以猷謗訕譖王流清州又杖流瑞猷性酷暴妾與家奴通割妾兩耳傷其兩目又鑿其奴兩目加刳劓又割其勢令妾啗之聞者竦體事多類此

外三字

洪子藩

承緒

永通

洪子藩字雲之左僕射瓘之後父裔官至同知密直子藩敏達嗜學爲宰相柳玟所知玟嘗謂曰君年未二十已爲堂後盍應舉以濟世科之美子藩遂應舉不中出爲南京留守判官尋改廣州通判去必見思又按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入爲戶部侍郎元宗時拜右副承宣奏曰比來不親聽政有司章奏悉委官豎出納中外缺望請親庶政以慰輿望時臺省及士大夫皆緘默自保子藩獨持讜論時

議多之王以天變命放囚子藩奏輕囚可釋也如奴逆主子不孝者亦免乃天意何此非修德實招災也如欲修德莫若省大府供御之費禁市肆侵割之害王默然舊制承宣奉御寶至試院同知貢舉庭迎知貢舉面北立堂上金坵爲知貢舉子藩奉御寶將往奏曰承宣奉御寶至貢院知貢舉或下階以迎或否今從何禮王曰有寶宜下階子藩至貢院詰坵曰予承命奉御寶來知貢舉不庭迎子

不敢入坵曰承宣請宰相宰相坐而待之今  
乃起避尚過禮况庭迎乎子藩曰有旨日將  
晚坵不得已下階未盡一級子藩乃入或謂  
子藩不恭坵起避可也遽爾下階亦失大臣  
體忠烈不豫放二罪以下配島者子藩曰去  
歲亦有赦赦不已數乎恐犯罪者益衆京中  
見囚請以口傳宥之諸道令祈恩別監命界  
首官放遣從之征日本時以判密直司事爲  
全羅道都指揮使督造戰艦時李尊庇翰諸

道兵糧于合浦子藩募水手運以戰艦兵糧  
與戰艦一舉俱集民頗得耕種元使哈伯那  
深服其能子藩馳奏本道饑民多闔門餓死  
哈伯那亦涕泣語臣云邦本至此何可忍視  
請發兵糧庫賑貸從之未幾知僉議府事陞  
贊成事哈丹之變王遷江華或以爲一水險  
未足恃中外洶洶子藩修城飭備人賴以安  
二十年拜僉議中贊明年加僉議令無何以  
中贊致仕又明年復爲右中贊條上便民十

八事王嘉納之語在食貨刑法志二十四年  
忠宣即位改左僕射叅知政院事俄復爲  
中贊忠烈復位賜壁上三韓盡忠同德佐理  
功臣號封慶興郡開國侯尋復拜左中贊賜  
象牙杖忠宣在元吳祁石天補得幸用事離  
間王父子國人患之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  
花與宰相崔有滄韓希愈柳庇執天補及其  
父曹弟天卿天琪赴京以子藩年老不堪乘  
傳令留掌國事詔王寧無大小皆聽子藩子

藩數祁罪惡告帖木兒不花疑祁害已防備  
甚嚴祁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諸宰樞及  
萬戶金深率三軍將士圍王宮護軍吳玄良  
直入王所執祁出王使內人請留祁諸宰相  
持疑子藩厲聲曰上旣許之何疑之有趣護  
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初子藩議圍王宮叅理  
鄭璿不可曰退一奸臣一武夫力耳何至用  
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爲言乃悔之忠烈  
欲沮忠宣還國又請改嫁公主如元至西京

在吳祁

249 復

248

陸亨敏 248

248  
249 復為

在吳郡 49

八事王嘉納之語在食貨刑法志二十四年  
忠宣即位改左僕射叅知光政院事俄復為  
中贊忠烈復位賜壁上三韓盡忠同德佐理  
功臣號封慶興郡開國侯尋復拜左中贊賜  
象牙杖忠宣在元吳祁石天補得幸用事離  
間王父子國人患之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  
花與宰相崔有滄韓希愈柳庇執天補及其  
父曹弟天卿天琪赴京以子藩年老不堪乘  
傳令留掌國事詔王事無大小皆聽子藩子

藩數祁罪惡告帖木兒不花疑祁害已防備  
甚嚴祁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諸宰樞及  
萬戶金深率三軍將士圍王宮護軍吳玄良  
直入王所執祁出王使內人請留祁諸宰相  
持疑子藩厲聲曰上既許之何疑之有趣護  
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初子藩議圍王宮叅理  
鄭璿不可曰退一奸臣一武夫力耳何至用  
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為言乃悔之忠烈  
欲沮忠宣還國又請改嫁公主如元至西京

帝不許乃還帝不知祁已赴京遣兵部尚書  
脫脫帖木兒來捕祁帖木兒見王屏左右曰  
帝有命王雖離國必令還敢問王之入朝諸  
宰相以為可乎王曰然子藩在側不敢言帖  
木兒又言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不能對帖  
木兒曰可與宰相議子藩就王議王對曰吳  
祁及石冑父子多行不法聲聞于天我實不  
知然孰謂寡人不知以此欲親朝聞奏耳帖  
木兒之來也宰樞出迎西普通帖木兒問曰

洪宰相來否來則可避然後我當進子藩再  
三固辭於是相揖禮甚恭帖木兒欲與同坐  
子藩固辭以為陪臣安敢與帝使並坐帖木  
兒強之辭不獲就一行折席坐其見重如此  
子藩復相繙縫調護欲使王父子慈孝如初  
吳石之黨數短於王三十一年罷相封慶興  
君咨議都評議司事是年王如元忠宣恐王  
惟紹宋璘之徒從至京師恣其兇謀諷丞相  
塔剌罕使子藩有滄庇金深金延壽等從王

入朝丞相奏帝召之子藩至元見丞相具陳  
惟紹等罪惡且欲奉二王還國未就明年卒  
年七十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忠宣遣人祭  
之以文曰扶乘之表賜谷一隅我祖閒生開  
國定都子承父爵三百餘年胡今之人執迷  
罔悛卿獨咨嗟履險若夷抗章宸陛深荷聖  
知姦謀自解邦基不危一身社稷非卿即誰  
後教云子藩功在社稷帶礪難忘可贈推誠  
同德翊戴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臣謚忠正

子藩爲人魁梧俊偉才幹絕人自少人皆以  
公輔期之金俊與子藩之父不協子藩詣俊  
力辨俊曰異哉世復有寧馨兒乎其在相府  
夙夜匪解事有不合義者輒固執已見雖位  
居其右者莫敢矯堂吏每白事畏縮不敢舞  
智子藩旣署則退喜曰洪公已領餘可易與  
耳爲亞相每論事必與首相許珙相抗珙或  
黽勉從之嘗閱兩制所撰疏詞子藩指摘瑕  
類久不已珙謂文貼錄亭曰猫能捕鼠足矣

蓋譏文翰非其任也子藩作色而止人謂不相能及珙亡子藩嘆曰公謹正直知無不言世豈復有如許公者子藩先喪母事父孝雖迫公務不廢定省性好潔日沐浴或至再每更衣必盥手夜必整衣冠拜星三爲首相議論持正有大臣風然三信讒任用不專後配享忠宣王廟子敬順敬官至僉議贊成事謚良順順僉議評理敬子承緒承演承緒中第累官至正尹美容儀嘗與辛育才爭田毆殺

之其妻告辨僞都監承緒逃乃徵銀瓶人以無狀目之承演仕至繕工副令子永通永通恭愍時累遷判典客寺事與金景儒爭田景儒先獲之永通怒夜抵其家奪六馬景儒訴官鞫永通乃伏遂杖罷永通附辛旽常饋遺伺候每旽出入必騎從歷監察大夫密直副使皆旽力也嘗管別軍行八關都省庭壇祭別軍攘真物省吏訶止之永通縱別軍亂擊省官左司議申德隣獻納朴晉祿李遵



正言鄭釐安勉俱見傷血濺屏褥右司議卓  
光茂劾永通嗾別軍凌轢諫官是可忍孰不  
可忍請廢爲民籍其家賴眈營救得免德隣  
等反以辱命見罷及眈誅憲府以眈黨請誅  
之王不從止免官旣而流之辛禍初拜門下  
評理商議封南陽君尋陞贊成事商議賜純  
誠勁節協贊功臣號一日禡御報平廳謂永  
通曰任用耆舊欲聞嘉猷卿何無一言永通  
汗出不能對未幾判三司事拜門下侍中九

年乞退明年判門下府事永通家奴等酌酒  
突入贊成事沈德符第捽其妻髮又與贊成  
事都吉數家奴爭田租拔劍相擊其縱奴不  
法類此十四年領門下府事人皆謂貪婪如  
永通尚免林廉之禍旣不見斥又位上台眞  
福人也辛昌初領三司事恭讓即位郎舍言  
永通與邊安烈謀逆請置極刑不報復言永  
通黨附李仁任與林廉同惡相濟群兇就戮  
而永通以禍姻戚獨保首領又與安烈謀戴

辛禍是天地所不容願斷以大義不允諫官  
力爭罷職尋復領三司事自此以後入本朝

鄭可臣 字獻之

鄭可臣字獻之初名興羅州人父松壽鄉貢  
進士可臣生而穎悟讀書作文頗爲時輩所  
推嘗隨僧天琪來京貧窮無依寄食天琪天  
琪憐之求贅富家無應者太府少卿安弘祐  
許之約既定後悔曰吾雖貧士族豈可納鄉  
貢子未幾弘祐死家日貧乃許天琪執可臣

手徒步而往一老嫗迎門然薪照之草屋數  
間而已天琪歸且哭曰噫鄭生至於此耶高  
宗朝登第累歷華要忠烈三年除寶文閣待  
制羅州人稱錦城山神降于巫言珍島耽羅  
之征我實有力賞將士而不我祿何耶必封  
我定寧公可臣感其言諷王封定寧公且輟  
其邑祿米五石歲歸其祠遷左司議大夫時  
李汾禧兄弟附洪茶丘醞釀金方慶罪可臣  
恥與同朝乞歸養母至再三王慰諭以遣物

論多之尋召還以秘書尹爲必閣赤拜承旨  
監察司言諸道按廉使別監職在察吏治問  
民苦今皆籍上供歛民紬楮皮幣脯果名表  
紙等物賂遺權貴已自不正烏能正人請皆  
理罪王謂可臣曰楮生於地紙有何弊可臣  
曰臣嘗管記全州知造紙甚苦今官高用紙  
亦多不能無愧王只許除名表紙元命我征  
日本王用尹秀言將令儒士從軍可臣言先  
王用人各隨其才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

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欲使儒生被堅執  
銳遠從征役恐虧盛德王然之時有天變伍  
允孚請設消災道場以禳之可臣謂廉承益  
曰天變豈淳屠法所能禳盍請修德承益曰  
吾豈不知但難言耳歷密直學士政堂文學  
十六年世子如元可臣及閔漬等從行一日  
帝引世子于便殿隱几而卧問爾讀何書對  
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  
質問孝經論孟帝大悅曰試喚可臣來世子

引與俱入遽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  
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以見仍賜  
坐問本國風俗世代相傳理亂之迹自辰至  
未聽之不倦後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高麗  
世子師二人同議可臣等曰交趾遠夷勞師  
致討不若遣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  
之可一舉萬全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  
士嘉議大夫時人榮之自是眷遇日隆數蒙  
珍膳賜之或天寒賜以貂裘帝使翰林學士

撒刺蠻問可臣本國歸附年月可臣對曰太  
祖皇帝肇興朔方有遼孽金山王子者自稱  
大遼奪掠中郡子女玉帛東走江東城拒守  
朝廷遣哈真扎刺追討時方雪深道險饋饟  
不繼我國遣趙冲金就礪濟兵犒師殲其醜  
虜因奉表請爲東藩太祖遣使優詔荅之仍  
論汝國人不能寒暑來聘固難其貢獻方物  
朕當使人取之此事在戊寅至今凡七十有  
六年帝又召見世子于紫擅殿可臣從帝使

高麗史卷之五十一  
之年仍命脫笠曰秀才不須編髮宜著巾御  
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可尺有五  
寸內可受酒數斗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  
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  
可臣賦詩可臣即獻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  
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醴及海東入帝嘉之輟  
賜御羹世子凡入見必令可臣從帝嘗觀遼  
東水程圖欲置水驛語可臣曰汝國所產唯  
米布若陸輸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

授汝江南行省左丞使主海運歲可致若干  
斛匹豈唯補國用可給東人寓都之資對曰  
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  
體之奉况其人習海道以臣管見恐或不  
便帝然之尋拜僉議贊成事二十二年加中  
贊時副知密直崔冲紹以世子命將設公主  
穹廬就壽昌宮基築壇燎垣大興工役也方  
東取土無所掘一穴人輒爭趨歷死者衆又  
公路墻屋令皆覆瓦冲紹與可臣李之氏崔

有滄朴義等督役甚急民苦之二十四年上  
章乞退不允命五日一朝加壁上三韓三重  
大匡守司空既而暴卒謚文靖性正直端嚴  
處事精密在政房諳練典故題品銓注皆當  
物議一時碎命多出其手嘗撰金鏡錄扁所  
居曰雪齋日與賢士大夫商確古今雖至大  
官行止如書生及為冢宰人想望大平及卒  
國人驚悼或謂王之請禪位也可臣撰表人  
有言表中語有非王之意者若詰其由撰表

者豈得道責可臣憂懼飲藥死後配享忠宣  
廟子倬佺佶億儼

少字下

安珣

于器

救

安珣初名裕興州人父孚本州吏業醫出身  
官至密直副使致仕珣少好學元宗初登第  
補校書郎遷直翰林院屬內侍三別抄之亂  
珣陷賊賊素聞名將用之誘且脅令曰縱安  
翰林者罰珣以計得脫王義之嘉賞十二年  
奉使西道以廉稱召還內侍院書奏院中宿

弊祛之尋遷監察御史忠烈元年出爲尚州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自陝州歷行郡縣所至作人聲呼空中隱隱若喝道聞者奔走設祭莫敢後雖守令亦然至尚州被而械之巫托神言怵以禍福尚人皆懼珣不爲動後數日巫乞哀乃放其妖遂絕嘗至安東令吏洗足吏曰吾屬邑吏子何辱我耶謀群吏將詰之有老吏視珣狀貌出語曰吾閩人多此公後必貴顯勿易視居三年廉使褒

其政清遂徵爲版圖佐郎俄遷殿中侍史又選爲禿魯花例陞國子司業由右司議拜左副承旨帝命爲征東行省負外郎尋加郎中本國儒學提舉後以副知密直司事出鎮合浦撫軍恤民州郡以寧累遷僉議叅理忠宣即位拜叅知機務行東京留守集賢殿大學士雞林府尹復爲叅理及忠烈復位忠宣如元珣從行一日帝召王急王懼丞相出曰從臣爲首者入對珣入丞相傳旨曰汝王何不

近公主乎珣曰閨闈之間非外臣所知今日以是爲問豈足於聽聞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体者庸可以遠人視耶不復問二十六年拜贊成事用事者忌之遂諷王加中贊令引年致仕尋復爲贊成珣憂學校日衰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教育人材今養賢庫殫竭無以養士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庫存本取息爲贍學錢兩府從之以聞王出內庫錢穀助之

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珣謂諸相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爾生徒則是無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慚甚即出錢珣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且薦密直副使致仕李懌典法判書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禁內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及七管十



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有諸生  
不禮先進珣怒將罰生謝罪珣誓曰吾視諸  
生猶吾子孫諸生何不体老夫意因引至家  
置酒諸生相謂曰公之待我以誠如此若不  
化服我爲人耶三十二年復以僉議中贊致  
仕卒年六十四謚文成及葬七管十二徒素  
服祭於路珣莊重安詳人皆畏敬在相府能  
謀善斷同列順承惟謹不敢爭常以興學養  
賢爲己任雖謝事家居未嘗忘于懷喜賓客

好施爲文章清勁可觀且有鑑識金怡白元  
恒未達時珣見之曰他日必皆貴顯又李齊  
賢李異同年生俱有名珣召令賦詩曰齊賢  
必貴且壽異則不年矣果皆驗晚年常掛晦  
庵先生真以致景慕遂號晦軒蓄儒琴一張  
每遇士之可學者勸之忠肅六年議以從祀  
又廟有謂珣雖建議置贍學錢豈可以此從  
祀其門生辛歲力請竟從祀于器忠烈朝  
登第累遷國學典酒右承旨陞密直副使忠

宣以珣扈從入朝不久而還嘶之將罪于器  
會赦免忠肅即位除密直副使兼大司憲亡  
何罷于器以元尹趙珣代之珣方爲忠宣所  
寵而于器有公望無內援識者惜之嘗出鎮  
合浦以廉幹稱十六年以檢校贊成事卒遺  
命薄葬于牧

牧登第忠肅時判典校寺事嘗出其妻元使  
禿萬館于家問其故牧具語之禿萬曰婦人  
髮長意短何足過耶諺云一女怨天六月降

霜子其思之牧感其言遂爲夫婦如初累遷  
密直副使恭愍時封順興君卒謚文淑子元  
崇

薛公儉 久三字

薛公儉淳昌郡人父慎登第以吏幹稱官至  
樞密院副使慎母趙氏四乳而生八子三子  
登科封國大夫人公儉初調喬桐監務選補  
都兵馬錄事高宗末登第官累禮部郎中元  
宗朝拜軍器監從世子如元以功累遷右副

承宣忠烈初進密直副使爲必闇赤歷監察  
大夫知僉議府事尋陞叅理引年乞退加贊  
成事致仕又加中贊致仕卒年七十九謚文  
良性廉謹正直接物以恭持己以儉朝官六  
品以上有親喪雖素不知必素服往弔有造  
謁者無貴賤倒屣出迎嘗卧疾蔡洪招往診  
之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  
望公所謂壤虫之與黃鶴配享忠烈廟子之  
冲贊成事

俞千遇

字三平

俞千遇字之一初名亮又改証長沙縣人高  
宗朝登第籍內侍尚書金敞器之薦于晉陽  
公崔怡怡曰貌雖不揚誠可人也置之政房  
遂爲門客累遷吏部侍郎崔沆欲令按察使  
徵誅流人田穀千遇曰今流民未集此令若  
行民必受病沆然之寢其事蒙兵來侵將徙  
三陟山城郡人重遷遺千遇銀瓶三十得不  
徙沆知之責千遇曰爾讀書知義理何貪汚

至此配于島未幾宥還後以事又配島其母  
賂金承俊珍寶請召還承俊言于其兄仁俊  
曰今政房崔允愷模稜少分辨其餘新進無  
可與論事者可召千遇仁俊聞于王召還千  
遇又厚賂寵宦復入政房爲兵部侍郎元宗  
初拜樞密院右副承宣尋加知奏事掌銓選  
引同年田文胤爲殿中侍御史崔牧爲正言  
衛社諸功臣以爲千遇擢所親置臺省欲以  
相援於是始構隙功臣多倚仁俊請官其族

千遇每以義抑之功臣皆怨有白就文者嘗  
於千遇門下登第娶內僚金衍女衍即仁俊  
舅也衍請仁俊以就文爲海陽府錄事仁俊  
許之千遇不聽大將軍吳壽山勇而暴亦爲  
其甥未然求海陽府錄事千遇以然無才望  
乃用秘書郎崔冲若壽山道遇冲若鞭之冲  
若墮馬壽山欲躍馬蹋殺之大將軍朴琪救  
免冲若竟以恐怖得疾死壽山言於朝曰俞  
承宣擅政會當數其罪戮之約諸武人會禮

賓省伺之或以告千遇千遇笑曰命也承俊呼壽山曰與奪之權不在主上乎若等敢辱承宣是不有主上與令公也而可乎令公指仁俊於是皆散千遇弟將軍元勳與郎將鄭守卿謀去仁俊事覺仁俊囚元勳召問千遇曰公弟欲殺我知之乎曰弟之所為兄豈不知曰何不告我曰元勳嘗以語我問所與謀者曰某人也曰若與此輩作大事乎杖而逐之我知其必不能就且老母在恐傷其心人

謂我食弟自免故未敢告耳衍曰公若言不知祇益人疑今以實告何責為且吾固知公之愛母也昔吾弟享客公獨不啖柿問其故則將以遺母今言恐傷母心信然矣只罷其職殺元勳千遇父典機要多受四方饋遺遂致富罄其所畜作佛事於禪源寺為仁俊祈福蓋欲免懷璧之禍也歷知門下省事叅知政事時林衍議廢立歷問宰樞皆莫敢對千遇曰此大事也請公反復思之況今世子在

上國待其還亦未晚也衍竟不從及衍子惟茂議拒命千遇曰王與世子引上國兵以來閉城而拒豈臣子之義乎雖欲固守得乎惟茂大不悅會惟茂誅不及禍後忤達魯花赤流仁勿烏語在柳璈傳未幾召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即位革官制降授叅文學事判版圖司事王將冊公主千遇名其殿爲元成伍允字言於公主曰元成者顯王妃謚也用爲殿額不祥公主怒千遇因左右解之曰

臣誠不知其然又安知公主非元成后再世耶遂諷王以謂帝女下降實爲罕古宜獻湯沐邑公主喜曰蒙古之法名非所諱遂不問千遇體短小聰敏耿介少與柳璈齊名然其德器不及璈遠甚性多機辯言與行違貌雖勤恪內實不然人謂其孝友信義但釣名耳其高量淺狹務勝於人有求不得輒愠見睚眦必報衣服第宅極侈麗嘗爲史官不修史藁曰當時國家事皆晉陽公所爲吾蒙恩厚

何敢傳其惡於後世卒年六十八謚文度無子外孫朴顯登第官至贊成事清簡自守信浮屠

牛三字

趙仁規

瑞 璉 德 裕 璘 延 壽 瑋

趙仁規字去塵平壤府祥原郡人母夢日入懷因有身生而顛悟稍長就學略通文義國家選子弟通敏者習蒙古語仁規與是選以未能出儕輩閉戶三年晝夜不懈遂知名得補諸校累遷將軍忠烈時仁規使麾下卒介

三誘南京民八人爲獺戶民之逃賦者多附之歲納獺皮于敬成宮半入仁規家南京司錄李益邦囚介三仁規訴公主曰南京吏裂擲宮教公主怒逮繫益邦及副使崔資壽遣將軍林庇鞫之庇具得其實以復公主還民元籍流二人尋釋之有宰相奏鷹坊之害王怒欲請回回之見信於帝者分掌鷹坊令宰相不復言仁規力諫而止拜右承旨王上書中書省曰陪臣趙仁規曉蒙漢語譯朝廷詔

勅文字無有違誤予肯侍天庭終始隨從又  
事公主恪勤朝夕請賜牌面充王京脫脫朮  
孫兼推考官頭目元以爲宣武將軍王京斷  
事官脫脫朮孫賜金牌王教曰仁規當東征  
時能以國家事奏達宸所天子授寡人中書  
左丞相又賜群臣都元帥萬戶千戶金銀牌  
皆其功也宜別錄功賜田民子孫超等錄用  
王嘗御南門中贊金方慶醉騎而過仁規素  
與方慶權勢相逼至是乘機譖之乃囚方慶

于巡馬所歷知密直司事僉議贊成事都評  
議錄事金溫妻夜竊娣家財被執娣夫與仁  
規爲姻婭仁規縛溫妻杖之人皆非之王欲  
拜中贊仁規曰君恩雖至重洪子藩以德望  
爲冢宰旣久臣遽處其上如衆議何固辭乃  
止未幾拜中贊尋爲左中贊宰樞條上時弊  
三事王怒仁規恐禍及已密告王曰前上三  
事非臣所知請鞫之王囚都評議錄事李紆  
巡馬所命萬戶高宗秀訊倡議者宗秀痛加



拷掠紆誣以李混對混坐比罷二十四年加  
 司徒侍中叅知光政院事初仁規女為忠宣  
 王妃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宮門云趙仁規  
 妻教巫呪咀使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已女公  
 主下仁規及其妻子獄元遣使鞫仁規又鞫  
 仁規妻極慘酷妻誣服遂執仁規及女壻崔  
 冲紹朴瑄以歸皆籍其家輸使臣館元杖流  
 仁規于安西冲紹于鞏昌後放還仁規王以  
 帝命即除判都僉議司事忠宣在元以仁規

為咨議都僉議司事平壤君開府置官屬賜  
 宣忠翊戴輔祚功臣號遣承旨金之兼來啓  
 曰趙仁規年高德邵為國元老許朝會正帶  
 傾蓋侍從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國有大事僉  
 議密直一人就家咨稟若有不聽仁規及中  
 贊崔有滄約束者以違法論正從之三十四  
 年卒年七十二謚貞肅仁規美風儀寡言笑  
 涉獵傳記初國人雖學蒙古語未有善敷對  
 者我使如京必令大寧總管康守衡引入奏

司事忠  
256

于獄元  
256

考掠紆誣以李混對混坐比罷二十四年加  
司徒侍中叅知光政院事初仁規女為忠宣  
王妃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宮門云趙仁規  
妻教巫呪咀使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已女公  
主下仁規及其妻于獄元遣使鞫仁規又鞫  
仁規妻極慘酷妻誣服遂執仁規及女壻崔  
冲紹朴瑄以歸皆籍其家輸使臣館元杖流  
仁規于安西冲紹于鞏昌後放還仁規王以  
帝命即除判都僉議司事忠宣在元以仁規

為咨議都僉議司事平壤君開府置官屬賜  
宣忠翊戴輔祚功臣號遣承旨金之兼來啓  
曰趙仁規年高德邵為國元老許朝會玉帶  
傾盖侍從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國有大事僉  
議密直一人就家咨稟若有不聽仁規及中  
贊崔有滄約束者以違法論王從之三十四  
年卒年七十二謚貞肅仁規菱風儀寡言笑  
涉獵傳記初國人雖學蒙古語未有善敷對  
者我使如京必令大寧總管康守衡引入奏

高麗史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考掠紆誣以李混對混坐比罷二十四年加  
司徒侍中叅知光政院事初仁規女爲忠宣  
王妃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宮門云趙仁規  
妻教巫呪咀使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已女公  
主下仁規及其妻子于獄元遣使鞫仁規又鞫  
仁規妻極慘酷妻誣服遂執仁規及女壻崔  
冲紹朴瑄以歸皆籍其家輸使臣館元杖流  
仁規于安西冲紹于鞏昌後放還仁規王以  
帝命即除判都僉議司事忠宣在元以仁規

爲咨議都僉議司事平壤君開府置官屬賜  
宣忠翊戴輔祚功臣號遣承旨金之兼來啓  
曰趙仁規年高德邵爲國元老許朝會玉帶  
傾蓋侍從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國有大事僉  
議密直一人就家咨稟若有不聽仁規及中  
贊崔有滄約束者以違法論王從之三十四  
年卒年七十二謚貞肅仁規羨風儀寡言笑  
涉獵傳記初國人雖學蒙古語未有善敷對  
者我使如京必令大寧摠管康守衡引入奏

仁規嘗獻畫金磁器世祖問曰畫金欲其固耶對曰但施彩耳曰其金可復用耶對曰磁器易破金亦隨毀寧可復用世祖善其對命自今磁器毋畫金勿進獻又曰高麗人解國語如此何必使守衡譯之有王人與我國蓄憾欲改土風愬帝事叵測仁規單騎入覲敷奏明辨事遂寢西北二鄙復歸于我亦仁規專對之功王每有奏請必遣仁規凡奉使者三十頗著勤勞然起於微賤驟秉鈞軸爲人

外似端莊恬正以故得幸常出入王卧内多聚田民致富加以國舅權傾一時子壻皆列將相人無敢比者及遘疾子壻迎醫診視仁規曰吾發跡行伍官至極品年踰七旬死生有命安用醫爲時諸子在元唯璉侍疾謂曰汝家兄弟姊妹且九人慎勿忿爭取笑於人待汝昆季來具訓之亦爲家法子瑞璉瑋瑞性英敏豪邁父夢大星墜其家遂生瑞故小字星來忠烈朝中第臨軒唱名賜犀帶忠

宣爲世子時宴西原侯瑞與金光佐車元年  
皆以善歌與焉光佐以黍離栢舟閒歌雙燕  
曲閔漬以何彼穠矣補之自是內殿有宴必  
歌此曲瑞與光佐元年俱寵幸二人賤者不  
足道瑞以相門儒士與之爲伍時議鄙之除  
直寶文署累歷華要至右承旨及仁規以趙  
妃事被逮留元瑞從之一日車駕出瑞率諸  
弟謁道左帝顧問嘉之尋許仁規還累遷同  
知密直入賀千秋節帝授懷遠大將軍高麗

國副元帥賜三珠虎符瑞女適元寵相也兒  
吉尼故有是命及還王亦拜檢校贊成事加  
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大司憲封平壤君瑞與  
都元帥金深上官用行省丞相儀仗人譏犯  
禮忠宣五年以三司使卒謚莊敏子宏千禩  
千祐

璉字溫仲以父任官累知密直司事忠肅朝  
拜僉議評理轉贊成事王如元見留曹頓與  
蔡河中等左右藩王譖王萬端璉與弟延壽

及金元祥等從史織成璉受元命爲高麗王  
府斷事官佩三珠虎符王嘗在元璉權省事  
者凡五年元使絡繹往來率使氣逞暴璉善  
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於瀋王  
臣節不完謚忠肅子德裕襲父爵爲王府斷  
事官性清白不畏強禦不慕榮利雖親戚故  
舊至當國則絕不相往還官至版圖判書卒  
子煦璘靖恂浚狷浚自有傳  
璘恭愍朝與安祐等擊走紅賊策勲爲一等

累遷鷹揚軍上護軍倭寇喬桐璘又擊走之  
時辛旽當國人爭附璘未嘗一詣其門嘗詆  
旽爲老和尚與知都僉議吳仁澤班主尹承  
順等謀去旽事洩杖流南裔沒爲官奴後又  
與密直金精謀誅旽旽訴王請杖之遣其黨  
孫演殺之以病死聞及旽誅王乃召承順拜  
鷹揚上護軍承順還京謁璘母號慟以玄冠  
素服收葬璘骨聞者莫不嘆之王嘉承順信  
義仍遣承順祭璘墓曰惟爾祖貞肅公仁規

相我先王功在社稷爾自妙年亦佐寡躬已  
友以來靡役不從厥有成績世濟其美予嘉  
乃忠俾將府衛方且大用不圖賊眈憚爾義  
勇迸汝遐陬卒至隕命及眈伏辜知汝至此  
茲極慟悼賜爾一酌魂而不昧諒予至忱  
翊後改延壽忠烈朝登第授都津令辭王怒  
命囚尋釋之累歷華要拜元尹忠肅時爲密  
直副使兼大司憲時全英甫弟僧山同倚兄  
勢驕恣住大寺畜數妻延壽囚其妻鞠之責

州牧使李緝妻潘氏尚書永源女也緝嘗在  
任妻與衛身金南俊通殺緝讞部究理將置  
極刑潘氏族僧宏敏有寵於忠宣數下旨沮  
之尋有赦得免國人切齒延壽祝其髮置淨  
業院人皆差快累官至贊成事又爲三司左  
使先是元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羅及召還延  
壽與行省郎中兀赤護行帝遣使命所在留  
魏王聽候使者到平壤延壽兀赤等懼亡匿  
使怒欲以逆命誅延壽等魏王力請得免後

相我先王功在社稷爾自妙年亦佐寡躬已  
友以來靡役不從厥有成績世濟其美予嘉  
乃忠俾將府衛方且大用不圖賊眈憚爾義  
勇迸汝遐陬卒至隕命及眈伏辜知汝至此  
茲極慟悼賜爾一酌魂而不昧諒予至忱  
翊後改延壽忠烈朝登第授都津令辭王怒  
命囚尋釋之累歷華要拜元尹忠肅時爲密  
直副使兼大司憲時全英甫弟僧山罔倚兄  
勢驕恣住大寺畜數妻延壽囚其妻鞠之責

州牧使李緝妻潘氏尚書永源女也緝嘗在  
任妻與衛身金南俊通殺緝讞部究理將置  
極刑潘氏族僧宏敏有寵於忠宣數下旨沮  
之尋有赦得免國人切齒延壽祝其髮置淨  
業院人皆差快累官至贊成事又爲三司左  
使先是元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羅及召還延  
壽與行省郎中兀赤護行帝遣使命所在留  
魏王聽候使者到平壤延壽兀赤等懼亡匿  
使怒欲以逆命誅延壽等魏王力請得免後



以貳於藩王籍沒其家杖流于島旣而以帝  
命赦之十二年卒延壽一門貴盛乘勢使氣  
其弟僧義璇奪占寺院贊成事朴虛中坐都  
堂斥其罪延壽右義璇虛中執不可延壽遂  
辱罵之高峯縣吏愁萬依延壽勢避吏役與  
延壽家奴等強姦成均生周覬女覬告巡軍  
杖殺之延壽貪財好色嘗與密直白元恒私  
取行宮盤纏金銀帟布用之爲世所鄙于忠  
臣平壤君

瑋字季寶生九歲以父任權務昌禧宮五轉  
爲大護軍忠宣朝拜密直代言忠肅時歷讞  
部揔部典書忠肅與藩王構釁或聞瑋授元  
尹置之散地事定王知無他拜知密直後遷  
判密直俄陞僉議贊成事封平壤君屏跡日  
與親故讌集忠惠二年或誣瑋與客議國事  
王怒貶牧福州督遣不許一刻留瑋倉皇馳  
赴因得疾忠穆三年進封府院君明年卒年  
六十二忠肅倦勤委政宰相瑋務存大體不

顧細鎖發言恹恹人服其公謂有父風

列傳卷第十八

